

一船冻梨逆水行

天刚亮,我便跟父亲划着船,驶向下洼村了。我们要去收冻梨,下洼村满山都是梨树,盛产甜梨。他们把秋天未销完的梨子,窖藏在山洞里,待到冬天,再拿出来作冻梨卖。那些冻梨,在腊月里尤其好卖。因此,父亲想趁着冬闲,去下洼村收些回来零售,从中赚些差价,好补贴穷困至窘的家。

下洼村在山上,划船从河里走,一上午才能到。中间还要翻越一次圩埂,把船从内河里拖上岸,放到外河里去,再继续走。去时,恰好是顺风顺水,又是空船,无须太费气力,便能船行似箭。中午时分,我们到达距下洼村最近的一个码头。靠岸泊船,父亲便挑起两个空竹筐,带着我走向下洼村。约20分钟便来到了村口。我们先吃了些干粮,再在一处向阳暖地睡了一个小时,养精蓄锐。之后,我们便开始收梨,一番讨价还价,一担担冻梨被父亲挑上了船。

路远,来一趟并不容易,父亲想尽可能地多收一些。船吃水越来越深,直到满船都是冻梨,他才停了手。没有经验的父亲,完全没有考虑到船重,回程时会很艰难。

一船沉重的冻梨,又是逆风逆水,让回去的水路变得异常难走。我跟父亲每人一支桨,不停地划呀划,河水好似凝结了,每一桨都必须使尽力气。但即便如此,船还是行进得很慢,



逆水行舟,阻力太大了。

冬日气温低,河面寒风阵阵,但我们脱了外衣,奋力划桨,都已是热汗津津。

麻烦的还有,中途我们要将满载冻梨的船,从外河拖进内河。这次拖船,比来时困难得多,一船冻梨无法翻越圩埂,只能先卸运些冻梨,等到把船拖上岸,推进内河,再把冻梨重新搬回船舱。为了避免装卸伤到冻梨,动作要特别小心,这占用了我们不少时间。

到内河里没行多远,天便暗了下来,寒意也袭来。我和父亲重新穿上外衣,虽然还是很冷,但想着离家越来越近了,心里高兴,寒冷也能忍耐。

但我们高兴早了,一个小时后,船慢慢进入了浅水区,浮行在浅滩上。由于吃水过深,船身经常会触碰到滩底,水的反作用力也变得较弱,尽管我们使出浑身力气去划,可船却如蜗牛散步。

这样下去,恐怕天亮才能

到家。父亲说:“我去岸上拉吧,你留在船上控制方向。”河堤上的父亲拽起船绳,缆绳立刻绷得笔直,一端连着他的背,一端连着船头。俯身前倾的父亲,身躯已经缩成了一道弯弓,步履沉重的他,此时已是一位逆水而上的纤夫。一船冻梨,受了一股极大的拉纤之力,渐渐轻快,迎风向前。

天色完全黑沉,不知何时,河面上竟然生出一层白亮亮的薄冰,夜空之下,满河生辉。水里也泛起了冰碴子,船身撞上薄冰,沙沙作响,此行的阻力更大了。

我和父亲都到了筋疲力尽的时候——他拉不动船了,我也划不动桨了。我们都恨不得弃船而走,但又深知是不可能的,花了大本钱收来的一船梨,可是一家人的希望啊!

回到船上的父亲,又想到了一个办法——下河去推。父亲说:“反正河水浅,你还是留在船上。”他边说边脱下鞋袜,卷起裤子下到河里,河水瞬间淹到他的膝盖处。

父亲双手撑船,一步一推,横冲直撞的冰碴子犹如锋利的刀,划过他的双腿,水上浮出一层血红。

我看着心疼不已,也跳入河水中,我要跟父亲一起推。一股寒流迅速侵袭身体,我的四肢很快失去了知觉,河水,彻骨的寒啊!

月亮不知何时出来了,冷冷地挂在空中,无边的清辉倾泻而下。天地之间一片寂静,伴随船体破冰之声的,便是我与父亲一脚一脚、起起落落搅动河水的声音。这支月光下的小夜曲,随河水潺潺流淌。一船冻梨,看久了竟发现,它们在月光下熠熠闪光。

夜里11点,一船冻梨,终于跟随浑身冷得打战的我们到家了。那船冻梨,在接下来的一周内,被父亲卖出了好价钱,让我们开开心心地过了一个新年。

谁的生活不难呢?看清后,依然去用力设法解决,这或许是父亲想告诉我的。但这些道理,他又不是有意想告诉我的,他收梨,确实需要我做帮手。父亲是在无意中,将我带上一艘负重逆行的船,上岸背、下水推,都是他临时想出来的办法。他没有准备好的预案,因此只能摸索着,和我一起用力去解决,哪怕最终的代价是我们下半身全湿透,冻得瑟瑟发抖。自始至终,父亲没有说教一句,却让我终身难忘,他在设法做事,做难事!

我想,一个人如果没有遇到难事,没有亲身体会过如何去克服困难,战胜窘境,实现逆流而上,那他就会永远畏难,怕窘,也很难真正让自己的生命熠熠生辉。

徐徐/文

普通的人

朋友在音乐学院学习,他说学校要举办一场音乐会,有位著名女中歌唱家也参加演出,机会难得,让我也去看看。正好闲来无事,我便打算去瞧一瞧,好让耳朵也享受一下。

我第一次到音乐学院,觉得一切都新鲜。我站在朋友的琴房外,四下欣赏着校园,就见不远处的一间平房外,一位中年妇女挽着衣袖,正吭哧吭哧地用搓板洗衣服。只见她把衣服拧干后,又端起大盆,把水倒进下水道,接着把衣服一件件晾晒到绳子上,动作熟练流畅。在高等音乐学府,看到一位劳动妇女,我感觉有点儿新鲜。

音乐会快要开始了,我和朋友急忙奔向学校礼堂。器乐合奏、独奏后,主持人宣布:“下一个节目,女中音独唱,演

唱者……”礼堂内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演唱者应该名气不小,要不怎么能赢得如此热烈的掌声。当歌唱家从舞台一侧走到舞台中央,向观众鞠躬致敬时,我一时愣住了——虽然她的着装已经变了,但我分明认出,她就是刚才在院子里看到的那位洗衣妇女。我生怕自己看错了,又定睛细瞧——没错。

随着前奏响起,优美悦耳的歌声回荡在礼堂,萦绕在耳边。唱得确实动听!一曲终了,我使劲鼓掌。

一直以为,大家、名人不同于我们普通人,他们举手投足都带着高雅的风韵,难以与人间烟火联系到一起,但这次经历却颠覆了我的认知,舞台下的他们其实也是普通的人!

伍柳/文

苏步青卖菜

1931年,从日本学成归国的苏步青回到浙江大学任教。不久之后,抗日战争爆发,浙江大学被迫西迁贵州。在防空洞中,他还在组织学生进行学术研究。除了忙于科研和教学,苏步青还开垦出土地种菜,在艰苦的环境中改善生活。拥有理学博士学位的苏步青,菜种得很好,富裕出来的菜,他就卖给附近的餐馆。

苏步青卖菜很有讲究,他每次都在称重计价之后,再多添些菜。有学生不解,苏步青说,据他估算,菜上沾的泥土约占总重量的百分之十,所以他称出的是毛重而非净重,伙计挑菜筐回去的过程中,泥土大概率会掉落。到了餐馆,老板复称,会发现菜不够分量,伙计因此会被埋怨,而多加上一些菜,净重才正好合适。这样,不会亏了人家。

数学家苏步青将净重和毛重分得很清楚。反观如今有些不良商贩,哪管什么菜上沾泥土带泥呢?

估算并补足泥土所占分量,按净重卖菜,这看似是个数学问题,实则是个良心问题。

晨曦/文

